

寻找燃灯者

向芬

(2016年第2期多友 4月5日至5月4日)

你是多友吗？

2014年11月，新闻史学会年会在暨南大学召开，川流不息间看到张红军老师和陈先红老师亲切交谈，我在旁驻足片刻，陈老师突然问我：“你是多友吗？”我一脸茫然，他们相视一笑，辨识了我的“身份”。

我回头问绍根，他简单介绍，我才算略知一二。年会上，李金铨老师在台上主旨发言，我坐在台下“高山仰止”。自此以后，便留意到身边处处是多友，小兵、彦武、吴麟……当然还有同事姜飞、雷霞。

2015年9月，我邀请小兵参加新闻史青年学术论坛，他从上海给我带了牛津版《燃灯者》，我将其与大陆版对比着看，并和他讨论赵越胜与辅成先生的忘年之交，我说：“我也要找到自己的燃灯者。”小兵回道：“李老师或许就是哦。”

待到新一届“召唤多友”，我迅速发出申请，静候佳音。2015年10月27日收到李老师给我的入选好消息。顿时，“多友”名号加持于我，2015年12月5日、2016年4月2日两次以“准多友”的身份参加多友们主办的学术会议，融入到心仪已久的“学术共同体”中，心无芥蒂、畅意直言、互相砥砺精进学术，同时感受多友间温暖切近、亲密无间的情谊。后来每每回想暖男张红军老师和教母陈先红老师的“一问”“一笑”，我也俨然心领神会。

一树一树的花开

在港一月，日程满满，于是时常抽空做些记录，承载人间四月天……

2016年4月5日(星期二)

从北京出发一路都很顺利，不过从过安检到登机口足足走了一个小时。抵达香港等了很久的行李，我在机场吃完午餐都近一点了，刚放下碗筷，机场广播发出警报，嘈杂声中一遍粤语一遍英语再到国语才恍惚听清是火警，让人们尽快找出口疏散，机场略微有些紧张气氛，我刚好坐在出口不远处，拉上行李就往外走，坐上出租车时看见消防车呼啸而过。

香港的车开得风驰电掣，似乎没有限速一说，效率优先吧，就像过马路时那急促的铛铛声。出租车到九龙塘附近，我首先看到了城市大学的大楼，接着是邵

逸夫媒体创意中心，心下记住大致方位。



(抵达日和离开日，从房间看出去——近处的豪宅和远处的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)

住处在城市大学附近的海棠路海棠轩，是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旅店。旁边还有牡丹路、紫藤路、玫瑰路，都是花名，我喜欢。周围大都是五六层高的房子，看样子是中产以上的人居住的，闹中取静，典雅安逸的社区。走一程就是和基督教、新教等相关的学校、机构或是教堂，宗教处处渗透到世俗生活中。

旅店白天时常在装修，有些噪音，下午和同期多友王蔚、刘斌、张杰一起出去探探路。很奇怪，这样集中居住的社区，却鲜见餐厅、水果店、便利店等，倒是有很多公共的运动场，还有一个花墟公园，我笑说：“都没有吃的喝的，运动完是得发虚（粤语的发虚与花墟同音）”。（补记：后来发现四个探路者第一天就完全走错了方向。）

2016年4月6日(星期三)

今天主要是参观媒体与传播系，他们演播室、制作间的硬件设施相当精良，同时聘用了好些来自内地的老师。香港昼夜温差大，感觉时间过得好慢，忙了一上午一看表才11点。早上6点过些就醒来了，不爱犯困。



下午走到了城大后面的南山邨，公屋社区充满尘世的烟火气，从阳台晾晒的衣服、楼下各种弱势群体的宗教互助会、地面湿漉漉的陈旧菜市场，底层民众的局促与清苦一览无余，而这些和那典雅安逸的中高档社区仅一街之隔。



(南山村捡木棉花的老太太和跑步的年轻人)

城大校园主楼的确就那么几栋，不过彼此相连倒也便捷。一天到晚就是走啊走，从住处走到系里将近半小时。还好空气湿润，阳光明媚，温度适宜，嗓子的毛病好像缓解很多。

慢慢融入到一座城市，去感受他的脉搏和心跳……

2016年4月9日(星期六)

4月7日，欢迎晚宴来了三位以前曾供职央视的人，梁励敏老师、李宇宏老师在城大教书，还有一位年轻有为的纪录片青年导演范立新。晚宴上总结了几个关键词——新闻史、北师大、湖北人。李金铨老师总是能让在坐的每一位都感觉舒服自在，这也是一种修炼，不急不躁、不偏不倚、不傲慢、不逢迎。

城大周围都熟稔起来，在一个角落看见六四女神的雕塑，雕塑下胡乱堆着一些布，旁边放着取阅架，遮住了雕塑下方的部分字样，看样子平时女神都是靠边站的，需要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放到舞台中央。

周南教授的讲座说自己是精神上的中国人、黄河是我们的根、月是故乡明，所以他的研究道路历经了美国式、验证式、比较式到中国式。他是西化的市场营销专业，现在却以老子的道德经来作为阐释的基础，虽然这方面我觉得有些玄，但他破除美国神话、回归自我的一面倒是令人印象深刻，用他的话说是从仰望明月到面对镜子。他还哼唱了《故乡的云》，或许类似这样的漂泊者总有丝丝故国情怀的，正如李零在一次访谈中谈及八九十年代时所说的那些内容。



昨天下午是与李金铨老师启发式的对谈，他谈到：由经验到理论犹如从牛顿的苹果到地心引力；阅读绕不过去、历久弥新的经典，寻找自己的“宗师”；经历从实证研究到现象学的转变，关注因果关系和意义的足够性；传播学领域的开山学者彼时各占山头，如同崇山峻岭，后继学者渐渐化约为丘陵起伏；方法论很重要，举例式论述一定有问题……

2016年4月11日(星期一)

昨天一大早出门遇到暴雨如注，但是约定好了时间不便更改，走在雨里，裤脚、鞋面都湿透了，进到室内和地铁又是浸入骨髓的冷气。

本来打算爬山，下雨的缘故改去尖东喝早茶，与师母、城大前校长张信钢教授及太太（以前是图书馆馆长，桐城大家族的后代，伯父是周至柔将军）、张隆溪教授的太太唐老师一起品茶赋诗。张校长别出心裁，对照着甘肃地图给大家导读李白的《关山月》，张校长曾以“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”为标题撰文，想来这首古乐府是他的最爱之一。念到“戍客望边色，思归多苦颜”，校长相应提到了“春日凝妆上翠楼”“悔教夫婿觅封侯”，边塞客与思妇心，唯有诗歌吟诵才别有意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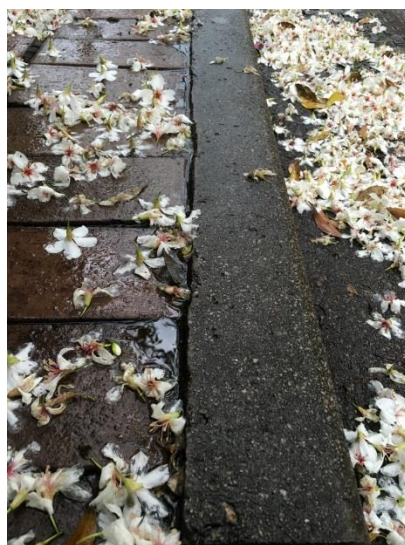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近日阵雨，如诗般“苍茫云海间”，时而山清水秀，时而云山雾罩，烟雨空濛。

傍晚去旺角逛书店，在夸张的喧闹俗世中，隐匿着数家有品质的小书店，序言、田园、乐文这几家都不错，刚进楼找“序言”时，被走道花花绿绿的广告张贴给吓到，小电梯上都贴满了，电梯上行到达楼层时会突然一震，走出门又是满眼杂陈的广告和宣传册，但一走进书店这世界就突然安静下来，看完书到楼下又会被旺角街头的过度喧嚣硬生生拉入另一个世界。就这样隔一段走几步，上几层楼换一家书店。直到筋疲力尽，不堪重负。



(书斋的寂静与尘世的喧嚣)

傍晚，经过又一村的社区，楼门大厅透出温暖的光亮，在绿树的影映下，在这个雨后有些微凉的夜晚，让人特别有家的感觉和想象。一树繁花，白花粉蕊，飘洒一地。



2016年4月12日(星期二)

渠敬东老师谈方法的文章近日热议，今天李老师课上，也谈到同样的问题和观点，传播学研究变成变项分析的技术活，方法求精，视野偏狭，缺乏共同的目

的和关怀，学术“巴尔干半岛化”。学术研究成为学院内部的嬉戏，丧失公共性。他提出联系个人经验和社会结构，以历史与全球视野为坐标，并一再推崇米尔斯的《社会学的想象力》，他说学术新人最好找到一位自己欣赏、认同的学者去研读和模仿，我心里一闪而过王汎森、萨义德的名字。

2016年4月16日(星期六)

昨天去了香港《大公报》，参观报史馆、资料中心和旗下的国际传媒学院，大公文汇也合并成传媒集团了。言谈间纸媒生存不易时有流露，对于港人人心的涣散也不无担忧。报社下设的传媒学院做了一些政府、企业和媒体的培训，希望打开另一番局面。



(已经掉渣的《大公报》旧报纸)

看见报史馆中有黄永玉的介绍，他 1948 年在《大公报》做美术编辑，因为

刚好之前在看老人家的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，加上他也是土家族，心里自然贴近。自传小说中可爱的“狗狗”长大成了大人物、大师，所以他傲视群雄地叼着烟斗的照片俨然成了报社的金字招牌。这次报社接待活动的名牌是用他的荷花画设计的，因为喜欢，保留下来。活动结束后都三点多了，之后和伙伴们去铜锣湾附近逛了很久，铜锣湾书店的门仍上着锁。



(我们都是土家人)

今天上午和港大一位朋友约着见面，她带我们参观港大，港大历史悠久，校园里总能看到时光的痕迹。港大朋友谈到大陆和香港研究生比例对半，平时都是截然分开地学习和交往，鲜有交集，即使相互交谈也是用英文。雨伞运动期间有来自大陆的学生表态理解和支持港生的言行，却反遭港生质疑和排斥。港大依山而建，回廊连接，蒙蒙细雨，游兴盎然。



下午去了香港历史博物馆，走走停停看看，从小渔村到通商口岸直至沦为殖民地再到回归祖国，方寸之地浓缩历史变迁，特别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经历了那么多悲欢离合、苦难艰辛。最后的一段影片是回顾香港故事，落脚到回归后明天会更好主题。参观过程中有好几拨小学生参观，我在想这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国家想象是有一定影响的，虽然他们看起来那么懵懂天真。离开祖国他们是谁？从哪里来呢？



(两队人马在博物馆大厅相逢)

短短几日，觉得香港市民化的餐饮业从业人员往往较为冷漠慵懒，没有服务意识和职业素养，因此给人传递出生活无望的灰暗感。但是想到一衣带水、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，却又不忍无视和斥责。或许，他们的生活本就如此，多年来工资水平停滞不前，内地发展却日新月异，他们看不到也得不到喜悦和希望，享受不到回归的红利。

晚上有葛兆光教授来港举行的教师内部小型研讨会，形式和言谈都很随意。活动最后有一个签到环节，我看见上面居然有李欧梵先生的签名，经人一指认都难以对上号了，昔日英才垂垂老矣。电梯口，我们和他说话，下楼一起照了合影，他一个人准备坐小巴回家，我和宪阁、王蔚、李莉雀跃地陪他走去车站。他说以后仍然准备长住香港，但言谈间我总觉得他有些孤清寂寞，或许总以为名家似乎时刻是被前呼后拥的。与老先生告别，我们几个欢喜地往回走，心想说不定这几个“追星族”也是老先生今晚心里的一丝温暖。



2016年4月17日(星期天)

今天去了长州，坐船从中环出发快一个小时才到，上岸时码头人潮汹涌，商家林立，不免有些失望。码头的海鲜大餐也乏善可陈，午后天晴，气温骤升，晒得我晕头转向。在一家甜品店喝了柠檬茶才算缓过神来，悻悻地继续往山上爬，向海盗张保仔的洞穴进发。翻过山，看见了清澈蔚蓝的大海，顿时神清气爽、精

神百倍，一路不停的喊：“李莉不来太可惜了。”

沿着海岸徐行，脱了鞋踩水，还有幸遇到鱼儿在浮光跃金的海面五连跳。一碧万顷，鱼翔浅底，沙鸥翔集，江山如此多娇。



（“李莉不来太可惜了！”）

近七点回到市内去了一家据说远近闻名的牛腩面晚餐，慕名而来的食客在街面排了好长的队，期望过高，反觉一般。

晚上去香港大会堂听了一场“中乐会”（香港的说法），曲目我不是很喜欢，有点龙凤呈祥、欢庆锣鼓的风格。我欣赏那种激发情感共鸣和画面想象的音乐，猛然一下锣鼓喧天，我一激灵就出戏了，情绪总是被撕裂开去。主持串场更是出现极度怪异，中英粤交叉着说（并不是三语互译，而是顺延着往下说），本地人可能觉得自然不过，我却觉得满场飞花，常常不知所云。

2016年4月22日(星期五)

这两天听课、闲逛、聚餐。19日，我们一起请李老师和师母到小八郑雯的豪宅一聚，我主厨，荣获“厨神”封号。“小工”齐辉相当给力，但明显对大厨自吹自擂的自信将信将疑，不停地问东问西，我只好野蛮地与他约定“不该问的不问，让做啥做啥”！但直到最后一刻，他还忍不住问这问那，我大厨权威消失殆尽，唯有泪千行，悲叹同是操心的命啊。

我准备好主菜、水果沙拉，王蔚烤了香甜的红薯，师母带来惊艳的蛋糕，餐后还有哈根达斯冰淇淋甜点。席间我们用一次性杯子喝红酒被远在上海的“资产阶级”刘鹏所耻笑，大主编就是火眼金睛！



李老师给我们谈起曾与之过从甚密的美国传播学前辈，一些日常生活行止的闲话几乎让我顿时产生拉近与那些“奠基人”距离的错觉。



抽时间去了九龙寨城公园，只有野蛮生长、底层抗争、鱼龙混杂的零星印迹。我们晚餐连吃了两家李老师介绍的毗邻的餐厅——泰餐和开封包子，也是创纪录了。返程的路上在一栋旧楼上赫然发现三层窗台下“毛泽东思想万岁”的旧迹，红底金字，九龙寨城曾是底层人民的聚居区，标语的出现似乎宣示着存在的合理。

今晚月亮很圆，香港的天空窄窄的、低低的，让我突然想念已然夏日的北方和广阔天空。

2016年4月23日(星期六)

昨天上午去中大，“天人合一”设计精妙，一池清水，两树环抱，海天清远。但据说合一亭的设计者因考核没过，非升即走，离开中大，不过其妙心景致却永远静静驻留山顶。



韬文老师接待我们一行，还有一位是 07 年我在政大访学时任院长的罗文辉老师，以及黄懿慧老师。时光荏苒，这些前辈总能“人未老，青山在”。喜欢新亚书院院歌中的“山严严，海深深，地博厚，天高明，人之尊，心之灵”。



顺道参观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，一位来自东北的副主任高崎博士介绍了中心情况，他 1988 年即来香港，言辞间充满对中心工作的热情和爱好，1963 年中心建立之时主要功能就是文化冷战的堡垒，所以他叙述之间我时时联想到文化冷战。随着情势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，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发生根本性改变，但如做当代中国研究此处的确是便利之所，也是一方清幽之地。



2016年4月25日(星期一)

昨天的爬山计划又泡汤了，我们只好都怪罪“雨神”宪阁，禁止他再对天气评头论足。连续三周行山未能成行，李老师说我们要活捉气象员。

坐双层巴士去西贡码头吃海鲜，途径狮子山，巴士司机开车速度飞快，道路狭窄，突降暴雨，雨雾升腾，有坐云霄飞车的感觉，还好安然无恙。李老师和师母健步如飞，走在他们后面感受满满的正能量。

师母悉心安排，照顾大家。西贡海鲜赏心悦目、物美价廉，“大名鼎鼎”的张经理服务热情，一改我们在长洲对香港海鲜的恶劣观感。坐在海边大排档看着游船、汽艇、帆船，一会儿在水帘洞里面就餐，雨雾笼罩；一会儿又出太阳，远山如黛，倒也别有一番风情。

之后随大家去了黄大仙庙，后面的庭院别有洞天，绿砖红柱、闲坐竹林。不过满院子插满了共建和谐的旗帜标语，破坏了古朴的园林情致，有些煞风景。



小长江，你看什么看？非礼勿视 0(∩_∩)0

2016年4月27日(星期三)

下午参观郎世宁的画展，清柔雅致、交光互影，是我中意的风格，特别是花

鸟山水，糅合中西画法、透视的层次感、光线阴影的引入、色彩晕染的层叠……这次画展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主办，用了新媒体手段使得花鸟跃然屏上，骏马奔腾。圆明园西洋楼也是郎世宁设计，纪录片中还原的园林，亭台楼阁美轮美奂，回京再去圆明园逛逛，虽然断壁残垣，但感受或许会有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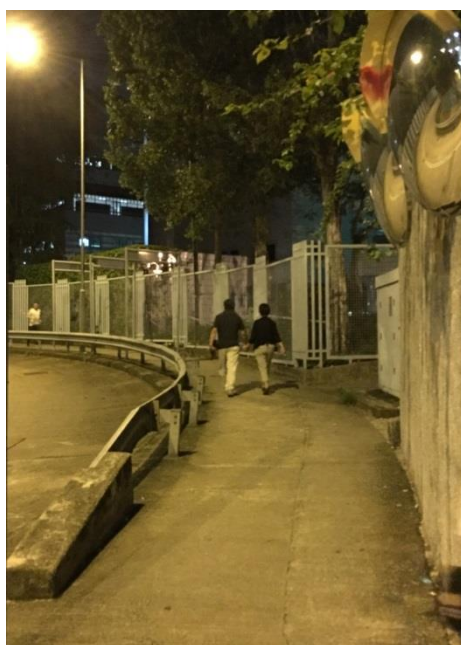


(画展上超有喜感的萌狮子)

2016年4月29日(星期五)

晚上回请城大老师，最近本期多友嗜酒本性开始显露，我似乎也能喝些红酒了，可能是南方潮湿，需要活血通络，虽然还是一脸绯红，但至少没有头昏目眩心跳了。不过，李老师明察秋毫，定位我喝酒是不行的，本届“酒神”也当推宪阁了。

和李老师分开的时候，他牵起师母的手徐徐而去，昏黄路灯下，弯弯山路上，那对背影欢欣、甜蜜、恩爱、默契。



2016年5月1日(星期天)

昨天去了大屿山观大佛、大澳渔村逛传说中的东方威尼斯，东逛西逛一整天，回到房间精疲力竭，这也是一月来的常态。

在中环坐天星小轮去离岛前，在一家茶餐厅吃饭，不一会儿安排了一位老爷爷在我们对面，他看我和王蔚来自内地，便开始找我们聊天，他介绍自己是孔教学院院长，同行王蔚很有好奇心地问她问题，过去从商经历啊、怎么捐钱传播孔教啊、都在哪里讲授啊、和孔子学院又没啥关系啊等等。我礼貌性的回应，因为老人的国语实在很难懂，组织语言回答问题于他而言似乎也是竭尽全力了。同时我也不免心想他去全国那么多地方布道如何顺畅交流？会不会是沽名钓誉之人或是以此牟利之人？总之也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类的警戒心理。八十三岁老爷爷很热情，不一会儿他太太和女儿来接他。老爷爷起身买单，执意要帮我们结账，素昧平生实在不好意思，于是一再言谢，留下老爷爷的联系方式。回来一查，还真是各种机构的负责人，名头和荣誉一大堆。人生际遇，多有意思，同桌共餐，萍水相逢，擦肩而过。

今天买了很多红酒，聚完餐在楼下露天咖啡厅和多友们喝酒闲聊，细雨微风，难得一次畅聊。我们在楼下等候两拨陪家属出去暴走的李莉和齐辉，晚十点多善解人意的齐太太背着大背包，领着“大男孩”齐辉幸福抵达；十一点李莉夫妇姗姗来迟，人困马乏。明天，我们的“老大”刘斌就要先行回京，离情别绪飘散开来。但同时，因为难以抑制的欢声笑语，不得不一再互相提醒声音小些，以免扰邻。



2016年5月2日(星期一)

大家欢蹦乱跳去了石澳行山，在龙脊山里走了三个小时，李师和师母仍然斗志昂扬、意气风发，我有些蔫蔫的了，不如师就是不如师。路上和李师聊到了余也鲁先生和李瞻先生，很多意外的发现。知人论世，纷繁复杂。想起之前李老师所说的甘老、余纪忠先生，均提供了另一个面向的叙述。

龙脊山路整体较为平缓，雨后地面有些湿滑，行至山顶云雾缭绕，仿如云中漫步，海风迎面吹来拨开云雾又带来云雾，想起诗中所言“云中的神啊，雾中的仙”“是梦境，是仙境？”下山时有些雨点落在脸上，身旁偶尔会有一簇簇竹叶，伴着穿林打叶声，吟啸且徐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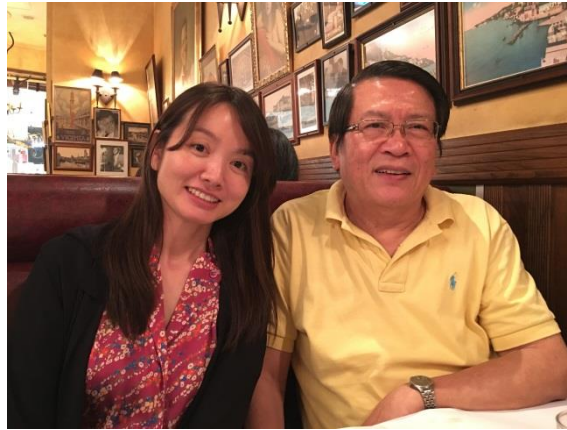
中午在石澳街边吃泰餐，体力恢复，随后和王蔚、张杰、宪阁去了海滩，听惊涛拍岸、看海水明澈，爬上龟山小岛，凭海临风，眺望南海，关山万千重。



异代可同调

临行前一天，我和宪阁作为李老师本期的“亲炙弟子”，赴约聆听教诲。原以为就是简单餐叙，结果我们进行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畅谈。李老师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自始至终一遍遍追问的关涉“左右”的问题。对于我请教的未来计划着手的冷战时期两岸文宣的研究，李老师并没有过多言及细节，而是从书包里拿出余英时先生的著作《中国近代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》，这让我想起李老师课上所

说寻找自己的学术“宗师”，沉下心去阅读、领会、模仿，直至开悟。接过书的瞬间，感受到老师殷殷的默默的期许（我在心底是这么理解的）。翻开书页，随处可见老师的读书笔记，纵笔所至、恣意挥洒，我斗胆借书回京复印，籍此留下老师灵光一闪的妙思，也把点点滴滴的学术墨宝收入囊中。



燃灯者是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，李老师无疑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燃灯者，他垂范青年，帮我们拂去蒙昧晦暗、驱散虚骄盲目。当我们各自离师自立，即使踽踽暗夜也能看见一缕光亮总在为我们守候。

